

莊勇

維持幸福婚姻的五粒維生素丸



上星期六，一位好友為令千金舉辦婚禮，筆者與幾位朋友於是晚出席了婚宴。現場嘉賓雲集，高朋滿座，一派喜慶；一對新人郎才女貌，堪稱天作之合。

好友代表喜家女方家庭上台致詞時，首先感謝在座各位在百忙中撥冗捧場，然後表示他當天雖然是在嫁女兒，但卻沒有少了一個女兒感覺，而是覺得多了一個兒子，並歡迎其女婿加入他們的家庭。他也祝福新郎新娘婚後幸福美滿，夫妻白頭偕老。他還勉勵新郎新娘今後要相敬如賓，同時也向在座所有夫妻傳遞一些維持幸福美滿婚姻的金玉良言。

令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好友向大家建議，一段婚姻想要持久，需要5粒維生素C丸，以攝取它們的養分，來營造健康的婚姻生活。他說，維持婚姻生活的5粒維生素C丸，分別是溝通（communication）、承諾（commitment）、配合（cooperation）、讓步（compromise）以及基督（Christ）。前4個C都是夫妻之間的互動，第五個C則是夫妻共同接受引領以及共同順服。

夫妻之間平時應該多溝通；良好的溝通是婚姻關係的基石，它不僅能增進彼此的信任與親密感，還能有效減少誤解，化解日常矛盾。新婚夫妻應建立高效溝通的習慣，以保持婚姻的長久和睦。

夫妻在婚姻中應當彼此承諾的核心，是建立在責任、愛與行動之上的長期堅守。承諾不僅是嘴上的誓言，更需要通過長久的言行一致來證明。面對逆境時，在

信守承諾的基礎上彼此扶持，大家同甘共苦，為家庭付出努力，分擔生活中的壓力與責任，定能共度難關。

經營幸福婚姻的核心秘訣，就是夫妻之間凡事互相配合。

婚姻就像是一場雙人舞，只有步調一致、節奏合拍，才能跳出優美的旋律。無論是在日常家務、子女教育、財務管理還是情感溝通中，高效且溫馨的配合，都能讓夫妻關係更加親密。

所謂「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互相讓步和包容是維持長久、和諧婚姻的核心基石。婚姻不是競技場，不需要分出誰輸誰贏。夫妻朝夕相處，難免在日常瑣事、消費觀念或育兒方式上產生意見分歧，為避免陷入對立，彼此應學會退讓。

婚宴的喜家雙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好友提出的維持婚姻美滿的5粒維生素C丸包括了基督。前4粒維生素C丸是夫妻之間的互動，第5粒則是夫妻共同接受基督的引領和共同順服上帝的旨意。基督教家庭是以基督為中心，基督就是一切，意味著讓耶穌基督成為一家之主與生活的核心，而非以自我、金錢或世俗標準為中心。

一個視基督為一家之主的家庭，在做任何重大決定、日常選擇、時間分配和財務管理時，均會先尋求聖經的原則，並通過禱告和讀經來領悟神的旨意。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雖不能確保永遠都不會遇到問題，但是每逢遇到問題，主都會負責到底。

10/13/26（二）

邱于益

陪阿嬤買菜



跟往常一樣，我周末早早地趕回鄉下老家，想陪阿嬤嘮嘮嗑，卻得知她一大早就上街買菜去了。

我驚訝之餘有些擔心，一個九十三歲的老太太獨自去街上買菜？大伯母說，她經常這麼幹，有時想替她買，她還不肯，說得自己去。回想起她現在還自己煮飯、洗衣服、整理房間，甚至常常打閩南四色牌，上街買菜倒也不奇怪。

「還是去看妥當些。」我心想著，沿著兒時熟悉的鄉路往菜市場方向走去。自從讀幼兒園起，我就走這條路，再熟悉不過了。可今日不知為何，卻有些緊張，是怕遇見多年未見的熟人，還是那些已經變遷的店鋪，一時也說不上來。

路過昭應廟時，廟宇已煥然一新了，兒時阿嬤常來拜拜，也常來當義工幫忙賣香燭，而我也常跟著來。廟宇右前方的那棵大榕樹還在，鬍鬚已垂落到了地上，該有近百年了吧，兒時它的鬍鬚就老長，上學時路過，我和同伴們還時常會跳起來拔一下，它倒也不生氣。榕樹下那家修電器的店已經搬走了，門緊閉著。店前面的小水溝也不見了，讀小學時我曾在這裡去過五元，是繳納學校費用的，後來是母親用夾蜂窩煤的長夾子從水溝蓋板的縫隙中幫我撿了回來。

路兩側早已沒有往日的喧囂，經常打招呼的補鞋攤不見了，賣音像的店鋪關了，賣鞋的店鋪也關了，修電視機、賣衣服、賣鞋的店鋪也都關了，算命先生也不知去向。好在交叉口處的合作社和供銷社還在，豬肉鋪也在，那尊石獅子也在。合作社和供銷社早已換了人，不知道現在賣些什麼東西，急著要找阿嬤，也就沒有進去看看。

「你是AY嗎？好多年沒見了。」一位阿姨從一間半掩著的店面走了出來，眯著眼睛看著我，我一下認出她是我同學的母親，上學時路過沒少打招呼。「是的，阿姨你好，好久不見了。」我笑著回應，沒有停步，徑直進了菜市場。

菜市場的攤位已重新規劃，比之前的有秩序多了。繞了一圈，我終於在一水果攤前遇見阿嬤。她正挑著水果，看到我先是一愣，問我不是也來買菜或者載我媽來買魚，待我說了來意後，她開心地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買完水果，我搶著幫她付款，提著她的菜籃子，跟在她的後面，慢慢走。

阿嬤拄著一把雨傘當拐杖。其實，她房間有好幾把拐杖，都是家人買給她的，但她一把都未曾用過，她說拄著拐杖不好看，拿著雨傘呢，雨天可以遮雨，晴天可以避太陽，沒人會說。到了一賣鴨攤前，女攤主認得她，問她今天要買鴨肉還是鴨蛋，阿嬤說：「來十個鴨蛋吧。」接著便要從胸前衣兜裡掏錢來付，我趕緊掃了店家的二維碼幫她支付。她卻不好意思地說：「不用了，我有錢。」「沒事阿嬤，我付。」我說道。「這是你的

孫子啊，真好，還特意跟你出來買菜，幫你付錢。」買鴨的女攤主跟阿嬤說著，阿嬤樂得連聲說「是啊，是啊」。

買完鴨蛋，阿嬤又去隔壁攤位買了些蒜頭和姜，我依舊提著她的菜籃子，緊跟在後面。「我付。」我跟攤主說後，掃碼支付。接著，阿嬤徑直走向了一個賣海鮮的攤位，攤主是一位中年婦女。「這墨賊怎麼賣？」阿嬤邊問邊用手翻看。「阿嫲，這是墨賊，膽固醇比較高，我要先跟你說下哦。」女攤主一邊跟阿嬤說，一邊忙著剔魚鱗。「多少錢嘛？」阿嬤又問了一遍。「三十元一斤。」怕阿嬤沒聽到，女攤主高聲湊近阿嬤說了兩遍。「有些不新鮮了。」阿嬤邊說邊撿了兩只給女攤主稱。「還不新鮮啊，剛到的。」女攤主有些急了，停下手中的活反駁道，又幫阿嬤稱了斤兩。「我來付，掃過去了，你看下。」女攤主此時才發現阿嬤旁邊的我，抬頭看了看，有些驚訝。離開攤位時，阿嬤靠近我的耳朵，悄悄跟我說，「我喜歡吃墨賊。」「走，現在可以回家了。」又補上了一句。

返程路上，我提著阿嬤的菜籃子，陪著她慢慢走。路過交叉口的豬肉攤時，她笑著問攤主：「我那豬蹄好了嗎？毛刮乾淨沒？」「還沒，今天比較忙，你先回去吧，我待會弄好了幫你送到家裡。」原來她早就預定好一個豬蹄了。阿嬤喜歡吃豬蹄，她讓豬肉攤的攤主，幫她把豬蹄剁成一塊塊，然後再用高壓鍋煮爛，吃的時候每次拿一塊，下些米線。

我問阿嬤，要不要叫輛「港田車」？她揮揮手說不用。「我現在每天下午去打牌，都叫「港田車」，一趟要五元，來回要十元。買菜時就省了吧，反正也近，走走好。」就這樣，我陪著阿嬤一步一步走回家，就像小時候我跟在她後面那樣。路上遇見熟人打招呼，她都會開心地跟人說，「是啊，這是我孫子。」

回到家，巧遇小姑來了，她給阿嬤帶了些新鮮的魚和豬腳。聽說阿嬤剛去菜市場買菜了，小姑是既歡喜又生氣，「這麼厲害，這把年紀了，還能去街上買菜。需要什麼就說嘛，我們都可以幫你帶。」「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瞧我今天買了好多東西，還有豬腳沒送來。」阿嬤依舊笑呵呵地跟小姑說。

放下菜籃子，阿嬤拉著我，我們嘮嗑了許久，從菜市場那家兒時就開始賣油條和菜粿的攤子說起……

林南宏

菲律賓人，為什麼要學中文？



很多人聽到「華校」，可能會認為學生應該多少都能說上幾句中文，但真正走進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現場，才會發現原來學生的程度，落差比想像中更巨大。

我教過的學生，有些中文很好，甚至能夠流暢地閱讀、表達，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因為父母的關係，在成長過程中來到菲律賓就學，先前早就在其他地方受過中文教育。

也有學生雖然從小就在華校就讀，中文卻始終不是生活中習慣使用的語言。離開課堂之後，和同學聊天用英文或菲律賓語，如果是華人，回家跟父母溝通用咱人話，真正使用華語的語境非常有限。

這些都引導出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孩子從幼稚園、小學一路讀到高中，中文學了十幾年，最後卻不一定能自然地用中文與人交談，那麼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究竟希望學生從中文課裡學到什麼？

而今天的菲律賓學生，究竟為什麼需要學中文？

從「因為我是華人」，到「因為我想學中文」

過去菲律賓華校成立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為了讓華人子弟延續自己的語言與文化。

對早年的華人家庭來說，學中文不需要太多理由。因為祖父母說中文，因為家裡使用咱人話，因為父母希望孩子不要忘記自己的根。華校除了教授知識，也肩負了維繫華人社群與文化認同的責任。

但數百多年過去，菲律賓華人的生活早就有了巨大的改變。

今天不少華裔家庭的日常語言是英文、Filipino，或者咱人話與英文混用。孩子進入華校之前，可能根本沒有接觸過華語。對這些學生來說，中文雖然與自己的家庭文化有關，學習過程卻更接近第二語言，甚至第三語言。

在菲律賓生活，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問一位華人會不會說中文，他可能只回答你「一點點」，或者乾脆說「我不懂」，而且還用英文回覆你。

不過，在菲律賓久了，有時候會發現，華文教育總會在不同的地方開花結果。

昨天參加雙十節酒會時，一位負責現場活動的菲律賓人員，在共事的過程中，我發現他竟然看得懂我手上的司儀稿，他不但認得這幾個字，還能念出來。

我問他是不是以前唸過華文學校，他說對，他有一點基礎，但現在程度已經不太行了。

可是對我來說，他的程度已經很厲害了，離開學校多年，沒有環境，不但還看得懂正體中文，還唸得出來。

這也表示，華校教給學生的中文，或許不會在畢業那天起就派上用場，但語言能力就像是顆種子，可能在多年以後，在工作或生活的某個時刻，被重新使用到，這顆種子再次發芽。

這些人的學習動機，已經不見得是「文化傳承」，那我們現在更該問的是，中文能為一個菲律賓人帶來什麼可能性？

學中文，真的比較容易找到好工作嗎？菲律賓有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不同背景的企业，也有需要與華語市場往來的貿易、製造、金融、旅遊與服務業。對某些職位來說，能夠用中文溝通，確實是一項額外的競爭力。

但是，中文也並不是一張保證高薪的門票。一個人會說中文，不代表就有專業能力；企業需要的，也不一定只是能把一句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人。懂中文又懂會計、工程、法律、行銷或企業管理，往往比單純懂中文更有價值。

更何況，在這個AI時代，過去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才能跨越的語言高牆，正在慢慢地被敲倒，門檻正在快速降低。我們現在戴上智慧眼鏡，就能即時翻譯，對方講的話能夠顯示在我的顯示器上；拍照給AI，它就能馬上辨識、分析、翻譯，甚至講出背後的故事，這個時代，理解世界的方式已經跟以往大為不同。

如果中文能夠結合專業，幫助我們理解不同的文化、建立人際關係、在跨文化的工作上發揮作用，那麼它的價值將就不只是一門課，而是走向未來的籌碼。

那麼，當語言的使用方式已經改變，華校還應該用過去的方式教中文嗎？

華校教的是母語，還是第二語言？其實華文教育應該採取第二語言教學法的論點，已經不是新鮮的討論。這些年來，菲華教育界不斷呼籲改革，但真正落實到教育現場，一樣會有限制。

很多老師教了幾十年，習慣自己多年來的教學方式，甚至會說：「我幾十年來都是這麼教，以前的學生就學得很好，現在學生如果學不好，不會是我的教學方式的問題。」類似這樣的想法，其實多年以來，也都在教學現場上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拉扯，這也可能是今天菲律賓華文教育最值得重新思考並且做出一些具體改變的問題之一。

對一個從小在華語家庭長大的孩子來說，中文課可以教他閱讀文章、欣賞文學、理解文化，甚至進一步學習歷史與思想。然而，當學生連基本的日常對話都還不熟悉時，我們究竟應該先讓他學會使用這門語言，還是要求他記住更多不常用的詞彙？

如果教學方法沒有考慮到語言學習的先天地限制，學生不但學得辛苦，老師教得更心累，最後大家都成為了擅長解題的考試機器，而非能真正理解並運用這門語言在日常生活上。

一個學生如果能夠在考卷上拿到90分，到了中國餐廳卻無法點餐；另一位學生考試只有70分，卻能自在與使用中文的人交流，誰更有優勢？語言的重要性絕非僅在考試拿高分，能夠溝通，才是最重要的。能夠精準傳達我們想要表達的意思，比起分數90分或91分都還要來得重要許多。

認清教學現場殘酷的事實，採用第二語言教學法來教中文，已經迫在眉睫。

如果連非華裔學生都想學中文，華校準備好了嗎？

這不禁讓我們再回到一個問題：「菲律賓華文教育的人才來源，為什麼一定要局限在華人社群？」

菲律賓有超過一億人口，華人社群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中文真的具有文化、經濟與國際交流上的價值，那麼華文教育的對象，為什麼一定只能是華人子弟？

當然，今天已經有不少華校招收非華裔學生，但是，一個沒有華人家庭背景的孩子走進華校，他需要的可能會是什麼？

當我們願意把中文當成一門任何菲律賓人都能學習的語言，就有機會讓華文教育走出原本的社群界線。

而這不只關係到學生，也關係到未來的老師。今天學中文的普通菲律賓學生，未來有沒有可能成為華文教師？我就認識純菲律賓人，因為自學，而參加造血計劃，現在也回到自己的家鄉達沃去繼續教書，他的中文流利到我一開始以為他是華人，想不到他說他爸媽都是菲律賓人，他完全沒有語言環境，他的環境都是自己創造的。現在的他，也回到學校，在教學現場第一線教中文，像這樣的老師雖然不在少數，但普遍來說，每間華校真的都準備好了嗎？菲律賓人，為什麼要學中文？

寫到這裡，我反而覺得，這個問題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有人為了家庭，有人為了工作，有人為了文化，也有人只是單純喜歡一門語言。這些理由都很合理。

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或許不是菲律賓人為什麼要學中文，而是我們有沒有讓他們學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中文。過去華校的存在，是為了讓華人子弟不要忘記自己的語言與文化。這份使命直到今天仍然重要。

但當華人家庭的語言環境改變，當非華裔菲律賓人也開始學中文，華文教育如果仍然只用過去的方式理解學生，恐怕就很難回應新的需求。我們花了三十五年討論華文教師從哪裡來，也許現在更應該問，即便有了中文教師，我們究竟又希望他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如果一所學校教了十幾年中文，卻始終沒有認真思考學生為什麼要學、學了之後要做什么，那麼即使明天再多來一百五十名老師，問題也不會因此全部解決。而當華校的學生，不再一定是華人；華校的老師，也不一定要有華人血統；中文更不再只是維繫華人社群的工具時，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下一個問題：

華校，時至今日，還是「華校」嗎？

蘇麗莎

行善但喜邀功有功德嗎？



從外在來看，行善本身確實能幫助人，減輕別人的痛苦，這本身是有價值的，但如果一邊行善，一邊強烈地想讓人稱讚、記功

抬高自己，那麼這份善行的內在價值就會受到影響。

但這也不代表只要有一點邀功的念頭，善行就完全沒價值。

人本來就不完美，很多時候我們的心會摻雜想被肯定，想被看見，希望自己的付出被重視，這是人性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慢慢學習，把焦點從別人怎麼看我，轉向我是否真正愛人？真正深刻的功德不是只做了多少事，而是有多少愛，有多少真誠，有多少無私，有多少願意成全別人，而不高舉自己。

當一個人能在沒有人看見時仍然選擇善良，那份善往往更純更深。